

亦中亦西，可口可樂

蔣彝的倫敦，着眼於人，包羅萬象。見諸細節處，則猶抱琵琶，全賴中西讀者各自解讀。



據几曾看

作者：葛亮，小說家，學者。

著有《北鸞》《朱雀》《七聲》《戲年》《謎鴉》《浣熊》等。

關於蔣彝（Chiang Yee，一九〇三至一九七七年），最著名的段子，和享譽世界的飲品相關。一九二七年剛剛進入中國時，「Coca-Cola」有個拗口的中文譯名「蝌蚪啃蠟」，不開胃到極點，可想而知長時間銷售慘淡。負責拓展全球業務的出口公司在英國登報，以三百五十英鎊的獎金重新徵集譯名。一位旅英學者從《泰晤士報》獲悉，以「可口可樂」之名應徵，一擊即中。力挽狂瀾的人，就是蔣彝。

如今看來，這個脫穎而出的譯名在市場上的斬獲，可謂令人擊節。我上課與學生講到商業翻譯的「信達雅」，仍常以之作範本。其他提及包括「宜家」（Ikea）或者「露華濃」（Revlon），當然也是頗具典故的妙譯，但總覺不及「可口可樂」活色生香。

這件事，足以說明兩點，其一，蔣彝是個很有趣的人；其二，他對中西文化觸類旁通。但這本《倫敦畫記》，副標題是「啞行者在倫敦」（The Silent Traveller in London）。緘默的形象，總與有趣有些搭調。事實上，字裏行間的蔣彝「聒噪而溫暖」。

「啞行者」系列，派生自他的個人經歷。其字「仲雅」而諧音「重啞」，一是紀念早年投筆從戎，也曾金戈鐵馬入夢來（北伐期間，給自己更名為激昂昂揚的「蔣怒鐵」，略見一斑），但其間得罪地方權貴，他鄉遠走，有苦難言。再則初至英倫，英語能力欠奉，諸般感受語塞於胸，有聲卻類啞。「在湖區的兩星期，我幾乎完全靜默，因平靜而生的喜悅將會是我在英國的難忘回憶。」蔣彝對此念茲在茲，甚至以「重啞」羅馬字首C.Y.作為自己名字的縮寫，此後又送給了女友英妮絲·E·傑克遜（Innes Jackson）作了名字「靜如」（Ching-yu）。

英式幽默，中式逸趣

看目錄，總疑心蔣彝是巨蟹座，因為篇目整飭驚人。上半部是倫敦的春夏秋冬、風月雪霧，下半部是倫敦的男女老幼、書茶酒食。但讀下來，行文風其實類似漫談，隨意跳脫，有些信馬由繮。我喜蔣彝，在其謙和，將自己的文章低進塵埃裏。他稱所作畫記，為「枕下書」或「茶餘飯後的談資」，不為學富五車之人所著。並

引斯威夫特（Jonathan Swift）對讀者的分類，不敢掉闕於膚淺、無知、飽學之間。其好有一比，說西方人很喜歡在中餐館點「Chop Suey」這道菜，其實就是廣東話裏的「雜碎」。意在混合瑣屑，亦成大觀。所以，你在蔣彝筆下，看不到針砭時弊。談及對政治的冷感，他甚而自稱還不及認



▲由倫敦Country Life Limited出版，蔣彝一九三九年著《獸與鳥》（Birds and Beats）插圖



▲蔣彝一九三七年繪《Going to church in the rain, Wasdale Head》，收錄在同年出版《The Silent Traveller: A Chinese Artist in Lakeland》 V&A博物館供圖



▲蔣彝以「啞行者」為筆名，出版包括《日本畫記》（左）、《波士頓畫記》等旅行畫記十餘冊

識四年的老郵差健談。但有趣的是，在行文裏，蔣彝頻頻提到一本喜歡的雜誌《笨趣》（Punch）。這是英國著名的政治諷刺類雜誌，以批判時事、揶揄時人著稱。可見蔣氏的夫子自道，或許也是對自己一種大隱於市的人格保護。

事實上，他的文章裏，處處入手於微，但又頗見英國散文之譏諷。比如他談到某次宴請，關於女主人的形容，寫道：「如果我說她類似魯本斯（Rubens）畫裏的女士，你大概就知道，她看來什麼樣子了。」這幾乎是蘭姆（Charles Lamb）的口臉。但整體上，上承明清小品性靈之風，或是西人愛他的地方。他談倫敦的夏天，回溯鄉情，說到中國人愛荷。其中有頗風雅的一筆，即將小撮茶葉置於花苞中，過一兩日，茶葉便會散發微妙若無的香氣。熟悉《浮生六記》的朋友，知其出處是主人公陳芸的作風。這一段用英文來表達，自然極其美妙。記得哈金的《等待》（Waiting），其中寫人物被毆打得「遍體鱗傷」，本是很普通的成語。但他用英文表達出來，是「傷痕累累，如周身魚鱗密布」，便帶來驚心動魄的「美感」。所以，蔣彝或也得益於這種文化橋樑的地位。

蔣彝的畫家身份，與文並重。他的父親是肖像畫師，無奈早逝。蔣未得其傳。後來四叔祖延請江州名家訓導其子，這個表叔並不成器。靠旁聽觀摩，倒成就了偷師學成的蔣彝。足踏東西，鮮有執念，故而舉重若輕。他談倫敦霧，也談寫生，透納、惠斯勒、庚斯博羅等信手拈來。我很喜歡的一篇，《在美術館》（At Galleries）。難得蔣氏有許多精準而樸白的藝術觀念。如以阿波羅和狄奧尼索斯指代東西方藝術的含蓄平和與強烈深沉。「中國藝術技巧主觀而空靈，嘗試讓人的感覺和自然的精神合而為一。相對的，西方藝術則是我所謂的客觀而戲劇化，想用人的力量控制大自然。我發現西方的繪畫是動態的，和本國繪畫中感受到的完全不一樣。」這些觀念，放到當今或不特出。但結合蔣所處的時代，是很先進的洞見。其坦言喜歡西方文化，卻並無媚態。而以之躬身返照。如《談書籍》一文，寫白話文運動過後，中英出版及文學的異同，他寫道：「在這兒我得強調，如今我們已能像欣賞古文般欣賞新式文章，我們還覺得，許多方面

，前者對後者頗有幫助，可奇怪的是，雖然我們的新式文章較為容易，但許多西方漢學家並不樂意讀，即使我們讀的是現代英文，而非喬叟的古英文。事實上，我們寧可保持高高在上的姿態，自負於得以閱讀『古代漢語』。真了不起！可這麼一來，世人對中國文學的誤解該多麼深呀！」最後一句，令人讀罷如坐針氈。蓋因當今學界，情況亦然。某顧姓漢學家對當代中國文學大張旗鼓的全盤否定，或為明證。

以中國眼，畫西方景

即使長居英國，蔣看重華人的身份。這由他談到中國的古典藝術家，以「我們的大師」稱之可見。甚至，當名聲日隆，也曾被誤會是日本人。他在《日本畫記》中以詩明志，「朝朝多少遊春者，我是唐人知不知」。或許他的一雙「中國之眼」，永遠帶著飽滿的好奇，去刺探異文化的癢處。在他看來，英國作為民族的有趣，並不僅體現於會為了準點的下午茶而在戰爭中放棄攻陷敵手；也不僅止於可善待類似孔乙己行徑的偷書者並視其為「雅賊」；更不單是將偉人塑像放在廣場上任日曬雨淋、鴿糞盈額而沒有涼亭遮擋。她擁有一個完整而迷人又匪夷所思的文化體系。《名字研究》大約最能體現這種文化對撞感。這篇文章令人莞爾，在於蔣彝放棄了一貫的淡和筆調，從無法容忍英國人對有上千個「比爾」、「約翰」、「瑪格麗特」安之若素講起，進而「譴責」這個國家取名的隨意程度。這是一篇典型的吐槽文，甚至英國皇室也無法幸免。蔣氏認為是所謂「民主」影響了這個國家對名字的謹慎。中國人取名原則「不以國，不以官，不以山川，不以隱疾，不以畜牲，不以器幣」。而在英國堪布蘭，一個賣羊肉的農民卻可以也叫「羊肉」（Lamb）。那麼姓自然也好不到哪裏去。巨大的好奇推動蔣彝做了似乎荒誕的事情，翻看倫敦的電話號碼簿並發現了諸多「無法想像的姓氏」。進而推論，一個英俊的年輕人來自「卡麥隆」（Cameron）家，意思是「歪鼻子」。一個竊賊可能是「高貴先生」（Mr. Noble），一個生病走路慢吞吞的人可能是「匆忙先生」（Mr. Rush），一個矮子可能姓「高人」（Long fellow），一名國會議員可能是「管家先生」（Mr. Bulter）。



▲蔣彝著，阮叔梅譯《倫敦畫記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，二〇一〇年）



▲蔣彝一九三八年作紙上水墨《Mr Laurence Binyon》，收錄在同年出版的《The Silent Traveller in London》之中 V&A博物館供圖



▲學者蔣彝（一九〇三至一九七七年）網絡圖片

這種揣測，或者帶着點淡淡的惡意，也是兩種文化對接時必然付出的代價。其實西人看中國的名字，又何嘗不若此。有次小聚，一位藝文界的前輩，說歐洲電影圈，談及張藝謀導演皆稱Johnny，眾人自然很費解。聽他解釋才明白，西人將張的姓名發音按自己的習慣拆解為Johnny Moore，自然將張導演叫成了開修車行的鄰家兄弟。

蔣彝筆下，中西有異。如英國兒童的成熟來自對大人的模仿，而老人則抗拒任何關於年齡的提醒。中國百善孝為先，以長為尊。漸入老境，從心所欲，不逾矩。又有相似處，比如體會「懼內」的尷尬，又視其為美德。

蔣彝的倫敦，着眼於人，包羅萬象。見諸細節處，則猶抱琵琶，全賴中西讀者各自解讀。一如他寫一個大霧天，中國友人帶美國朋友登山的故事：

登上了山頂，四周盡是綿延的霧靄，盡頭處是小山模糊的輪廓。「可這兒什麼都看不到。」美國朋友抗議道。「那就對了。我們上來，就是什麼都不看。」中國朋友回答……

掃描 QR Code
上大公網瀏覽
更多讀書資訊

